書古文訓

書古文訓卷第七

永嘉薛　季宣

泰斷

惟十ナ弍季旾大岁亐盟𩀌王曰嗟𢦏友𡴂冢商戉𢦏馭𦔻歷士明聽斷惟天𡐦万物父母惟人萬物㞢𩇨亶聰明𢓊元后元后𢓊𢓊父母今商王𠬢弗𢾅上天𠬢災下𢓊沈湎冒色敢行𧇼虐辠人吕族官人吕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吕殘害于介萬姓焚炙忠𠄠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𢦏文考肅將天畏大勛未集𨔵予小子發吕介友𡴂冢商觀政于商惟𠬢罔ナ悛心𠀤居𡰥弗𦔻上帝神示遺手先宗廟弗祀犧牲

粢盛旡亐凶盜粤曰奐ナ民ナ命宅懲亓侮兲佑丅民迮㞢商迮㞢帀惟亓克相丄帝寵綏三匚ナ辠亡辠予害敢ナ越氒志同力庑悳同悳庑誼㝡ナ臣億萬惟億萬心予ナ臣弎千惟弌心商辠貫盈兲命栽㞢予弗順兲氒辠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㝡命文考丂䝉亐丄帝宜亐冢土㠯尒ナ衆底兲㞢罰兲矜亐民民㞢所欲兲必从㞢尒尚弼予弌人羕清亖海旹才弗可失

書序作十一年泰誓作十三年二者必有一誤說者謂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稱王之歲引九年

大統未集爲文王崩於九年武王伐紂之十三年爲通數文王之年案孔子稱文王能服事殷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以無臣爲有臣謂之欺天文王之未嘗稱王明甚書云九年作西伯之後爾自古未有嗣君通數先君之數者書十三年武王之十三年也友邦同好之國也冢君凡有冢土者也御事百執事也庶士諸軍也萬物之生莫不亶天地之性人爲物中之貴以靈於萬物而能輔相財成之也誠有聰明之主可以代天理物則可以長人而爲民之父母商王慢神虐民荒於酒色

恣爲威虐之政則何以代天而子民乎古有世爵無世官罪人不孥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官人以世非復惟其賢也罪人以族延及於無辜矣窮竭天下以奉淫侈之好其罪巳大至忠賢之炮烙胎孕之刳視天理滅矣文王之作固天之厭商而建其代德武王戡黎觀政以成文王之事儆以天之威罪猶庶幾乎改之紂乃安處不悛方謂祀之無益容民盜其犧牲粢盛而稱其有命在天不以有侮爲戒無道日甚可不致天之罰乎天置君以爲民師所以佐佑之也君師之職財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使天下舉安者也是故
秩有德爲天命誅有罪爲天討有罪無罪皆天而
不人其厚薄輕重固不可高下其心而有錙銖之
差也料敵之法力均校德德均校義以紂之惡不
德不義雖有天下之衆人各有心周財有三千人
皆無貳志力之不等德義固不侔矣度德量力固
兵家之至計明紂之無助所以用其人也商周之
不敵不待乎量力而慮武王大勇如是寧有意於
淫商乎紂罪貫盈受天命而誅之人心不謀而同
所以爲代商之德也貫盈滿極也惡極當討而不

討非所以奉天也不順乎天不應乎人而惟懸德之存是亦天之罪人也受命文考猶唐虞之禪受終受命之事蓋始王也類上帝之祭也冢土社也宜社之祭也即位而後伐商所以代天行討也湯武既王而後征伐君臣道絶而後可以討辠人也天道不可見因乎人心而知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視聽在人昭假如響是謂惟民之欲爲天之矜民也永清四海與天下更始也除其凶德而後海宇寧一所謂永也紂存一日天下有一日之害一時有一時之害時不可失恐其貽害也泰古太字受

古紂字孟津在河陽溫縣界

惟戊午王次亏河朔羣后㠯帀畢㞢王𠄔徇帀而誓曰烏虖卤土𠂇𥄳咸聽朕𠳩𢦏𦖞吉人爲譱惟日弜足凶人爲弜譱亦惟日弜足今商王受力行亡度𢺕棄黎老昵比辠人淫酗肆虐臣丅𢁢㞢朋家作仇脅權相滅亡辜籲天穢𢛳彰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𠂇夏桀弜克若天流毒丅或天𠄔右命成湯夅黜夏命惟受辠浮亏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胃己𠂇天命胃敬弜足行胃祭亡益胃暴亡傷厥鑒惟弜遠在彼夏王天亓㠯予乂民朕夢叶朕卜襲亏休祥戎商必克

𠬝ナ億兆尸人離心離悳予ナ亂臣十人同心同悳
雖ナ周寴弜如忎人兲眂自我民眂兲聽自我民聽
百姓ナ過圣予弌人今朕必徃我武惟敭侵于㞢畺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ナ灮勖才夫子罔或亡畏
寍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氒角烏虖迺弌悳弌心立
定氒攻惟克永丗

河朔河北也羣后畢會大合諸侯之師也西土有
衆并言諸侯之師曰西土者三分有二之衆西伯
之所統也徇師而誓揚言之告也善惡之辨吉凶
之所分也故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皆孜孜而

不知其是故孔子稱川流於逝者也紂咈耇老舊有位人而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沈酗于酒敢行暴虐雞鳴而起孜孜不怠臣下化其無庀莫不姦宄草竊是好迭分朋黨怙其威權相爲讎敵無辜之人罹其凶害籲呼上帝而其穢德遂以彰聞天道依人而行故以人爲視聽夫人無非天惟天亦愛之如子人君愛民所以奉天夏桀之亡惟以率割夏邑率遏衆力流毒四國而天以湯代之紂之所爲又非其比元良善士則剝喪之使人無復善意諫輔正救則虐害之使人無復敢言不畏於天

不敬于人不事天地宗廟而爲炮烙刳斮之刑安而行之無復畏憚罪過於桀故天將以武王代之參之夢寐而夢寐符卜之元龜而元龜吉知天意之所在故誅紂而無疑也夷人猶齊民也民方謂天之不降威何有戰意周之謀臣十人皆天下之望也齊心比德何夷人之敢當耶周至也至親不如仁人況億萬離心之不敵乎天之依人於此可見紂之罪浮于桀武王之伐光于湯侵商以取凶殘此必往而無戰之道也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武王身任天下之咎固所以事天也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孔子謂行三軍之道毋以爾人爲不足畏而憂億兆之非敵慄慄危懼恒如折角於人以此行之持勝之道然也二人同心而利斷金況三軍心德之同乎功之立成以有永世于後不成身死而家亡矣武王誓師常言心德之同者同心所以勝敵同德所以相親心德之同所以爲不可勝也

旹乎明王乃大徇六帀明斷衆士王曰繇虖我鹵土商乎兲ナ㬎衟乎䫆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乂常荒怠弜敬自𢇍亐兲結怨亐民斮翰涉㞢脛剖臤人㞢心迮畏殺戮毒痡亖衆宗㐰姦回放黜𠦪呆屏弃典𠛬

囚伮正士郊𡍙弜攸宗廟弜亯𢦏奇技𡘋巧㠯兌婦人上帝弜順祝夅旹喪介亓孳孳奉予弌人龏行天罰古人ナ言曰攷戎則后虐戎則𩔣獨夫𠬪洪惟𢦏畏迺女丗𩔣尌悳務滋除亞務本䏌予小子𨑃㠯介衆士㐱殲迺𩔣介衆士亓尚迪果忍㠯登迺侵珍㓛ナ厚賞弜迪ナ㬎𦣞烏虖惟戎𢼊丂若日月㞢照臨炗亏三匸㬎亏鹵土惟戎ナ周𨑃𠬪多匚予克𠬪非予武惟朕𢼊丂亡𦋐𠬪克予非朕𢼊丂ナ𦋐惟予小子亡良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大巡明誓躬履行陣而誓之

也顯道昭然可見者用罰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厥
類之惟彰也五常仁義禮智信狎侮五常不畏天
命也天不絕人人之得罪於天蓋自絕也荒怠于
德是謂不敬結怨于民蓋自絕于天也斮脛剖心
雖作威殺戮之一事觸類皆然其毒病于四海矣
橋梁壞而後有朝涉紂斮其脛賢人者天下之望
而紂剖其心𡙇是而言其無所不至也崇信姦回
則小人道長放黜師保則無復善道屏弃典刑所
以力行無度囚奴正士乃其敢行暴虐謂祭無益
故棄神示宗廟弗祀婦言是用故為技巧取悅此

紂所以致天之罰孜孜不怠所以行天討也民無
常懷懷于有仁是故撫之則后虐之則讎大爲淫
威乃民卒世之讎也孟子説賊仁者謂之賊賊義
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寡助之至親戚畔
之也樹德務滋欲廣其德也除惡務本欲絶其害
也殄殲乃讎則務本也以登乃辟則務滋也果必
也毅確也道果毅以登辟使德加于四海所以爲
樹德厚賞顯禄所以勸功而勉不怠刑賞三誓而
後及者深入商境始以軍法涖之也文王明並日
月光被四表見于西土周之所以得天下克紂固

文王之道也武王繼文王之事安敢有文王之功文王得天下而武王失之謂己有不善爾武王自以戎商必克而有克予之語凶器危事寧執非敵之意耳

坶斷

昔命學亞奭王翰皇亐商郊坶埜粤斷王左杖黃戉右秉白旄吕麾曰逷矣卤土㞢人王曰嗟𢦏友冢家而馭𦳝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帀氏千夫𠑹百夫𠑹及𦎧蜀羌髳微纑彭濮人再介戈比介干立介矛予亓斷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亡晨牝雞㞢晨惟家㞢索

今啇王受惟婦𠳿是用昏棄氒肆禩弜畣昏棄氒遺王父母弟弜廸迺惟亖匚𠁣多辠逋逃是宗是兂是伩是㕦是吕爲大夫卿士卑虣虐亏百姓吕悬宄亏啇邑今予發惟龔行兲𠁣罰今日𠁣㕦弜僭亏六步七步迺止𠫔焉勖才夫学勖才弜僭亏三伐ㄨ伐六伐七伐迺止𠫔焉勖才夫学尚狟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亏啇郊弜御克犇吕役卥土勖才夫学亓所弜勖亓亏尒躳𠂇戮

牧野在衛州汲縣商之近郊御事諸侯之佐也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爲軍將者大國三軍周初固侯

爵也武王巳王而猶三卿師不可益也亞次也亞旅師氏旅帥師帥以次掌兵者千夫長并將兩旅者百夫長卒長也周制五人爲伍伍有長五伍爲兩兩有司馬四兩爲卒卒有長五卒爲旅旅有帥五旅爲師師有帥五師爲軍軍有將書序牧野之戰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司馬法戎車一兩則馳車革車各一乘輕車甲卒三人士七十二人輜車二十五人戎車一兩凡有卒士百人三萬之衆而三卿爲之將以千夫將并將二旅之衆損益隨時以便於事而巳泰誓上言有臣三千指言戰

士之長獨言將馳車者甲卒伍長三百乘則三千人也亂臣三公六卿其一婦人孔子以謂九人而已十人名不可得先儒傅會之說不敢從也虎賁即周官虎賁氏所將虎士王之營衛者也泰誓先諸侯而次周師以及西土諸夷重諸侯之師詳內而略外內中國而外夷狄備書遠人邇不在言也庸在今房州竹山縣濮不一種左氏傳所謂百濮舊說在建寧縣今江陵石首縣界然今合州自有濮水前世羣蠻處之又巂州蠻有濮夷者巢居有尾武陵諸蠻亦然則荊梁諸蠻皆百濮也蜀今蜀

部以岷山得名巴今渝州羌析支昆侖之屬髳髦
牛夷種在黎嶲州界盧以盧山得名在雅州盧山
縣彭亡聚在眉州彭山縣古彭祖之邑也微水蠻
在唐姚州徼外戎州羈縻有微髳二州鉞斧也旄
麾戎戟也干盾也矛槍稱舉也比以次列也立卓
之也把鉞秉旄以爲軍中號令舉戟排盾卓戈而
聽之臨陣誓師三令五申之禮也逖遠也稱其師
役之遠蓋所以勞苦之稱西土所以自別於商也
占書牝雞之雊爲家破之象婦人與政猶牝雞之
晨也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是爲昏棄常祀不荅

咈其耇老放殺三仁是爲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迪崇信姦回昵比罪人是爲逋逃主萃淵藪以爲
卿大夫士則固崇長信使之也卿士師師非度而
好草竊姦宄用乂讎斂是其毒逋于四海者周法
五尺爲步步以齊其進退伐擊刺也擊刺所以攻
擊進退不過七步擊刺不過七伐動必以法齊必
有止嚴重堅整先爲不可勝者陳法之用爲軍旅
之容也桓桓武也虎貔熊羆以譬其猛也夫戰孔
子所慎陳法嚴而後武猛可用湯武仁義所以爲
無敵於天下也迓迎也能奔我者無事迎擊所以

開其生路荀子所謂奔命貢而不獲者以役西土使有分隷離其支黨而後可與戮力也兵法得車賞先得者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謂勝敵益強蓋武之道也勗勉也不勗不恭之謂也武王數紂之過至牧野之誓然後益簡而嚴二軍相當不在乎多言也疏其大罪以厎天之威罰言非簡易不足以明民也司馬法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意也觀於禹征六誓辭之舒緩迫

切四代因時之誼爲可知矣軍禮三軍之戒無過

三日牧誓之謂乎

武成

惟弌月壬辰㫄死并粵翌日癸巳王輸步自周亐延

代商手三月才生明王徠自商㞢亐豐卣匽武攸文

帰象亐華山㞢昜放牛亐桃林㞢壄示兲丅弜舠丁

未禩亐周廟畨甸庆衛駿奔走執豆籩粵弎日庚戌

祡朢大告武成旡生并屜畨冢酉泉百工受命亐周

曆法死魄朔也生魄望也生明即死魄也旁近也

哉始也旁死魄月二日也哉生明月一日也旣生

魄十七日也翼日明日也曆法以月起周書先書朔望猶春秋之舉四時逆而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而致聖人所以謹天時也曰厥四月自一月數之也四月不日非一日之事也豐文王都在京兆鄠縣華山之陽今蜀漢地桃林塞在華州華陰縣周禮圻外九服侯甸男邦采衛蠻夷鎮蕃獨言甸侯衛者內自侯甸遠及衛服記事之法詳遠以錄近也駿奔走執豆籩助祭也柴望并祭天地也受命始號令於天下也湯武還都而後大告天下待諸侯之至也其先廟後郊者告至于廟而後告成

于天也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自一月皆往伐事至豐而下歸牛馬祀郊廟誥諸侯皆偃武修文事合而言之皆其政也歸馬放牛就牧也馬牧遠在蜀漢而猶歸之者示無復乘車之意也當紂之時諸侯同惡者衆武王勝殷代紂同惡懼矣放牛歸馬所以安之也安之使懷待其遷善柔服之道武王所以一之也常武之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說詩者謂宣王之常德立武大武之詩曰勝殷遏劉者定爾功蓋武王以遏劉爲功武成而不窮瀆其兵故修文而天下服也

王若曰緐虖羣后惟先王建啚启土公劉亯竺茾劉

𡉉亏大王犀巫王述王季亓勤王冢𢦏亥丂亥王亯

咸手勛延膺天命吕故亡憂大啚鬯亓力小啚哀亓

悳惟九秊大統未集子小學亓承手志辰爾㞢皋告

亏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ナ衜曾孫周王發

將ナ大正亏商今商王受亡衜遞亾天物害虐烝民

為天下逋逃主萃囦藪子小學无獲仁人敢祗承上

帝吕遏亂略華夏蠻貉宅弜衜俾龔天成命緜子東

征綏手士女惟亓士女棐手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

動甬附我大邑周惟ナ禋尚亯眛子吕濟兆民亡

延禮羞死戊午帝俞盟雝𥠖亥敷于商郊祀兲休命
命学昒奭𠬪衛亓旅若林岁于坶壄宅ナ敵于𢦔帝
犇廷倒戈攻于後㠯北血𣲘漂杵弌戎衣兲下大定
迺反商政政繇舊釋箕子囚坒杕干墓式商宊閭撒
鹿臺㞢財發巨橋㞢粟大賚于三棄而万姓兌舣𠛱
爵惟㐅分土惟弎建官惟臤位叓惟耐重民㐅敎惟
㑹喪祭㦒㐰朙誼宗悳報玒埀拱而兲下乿
先王后稷也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文王之祖即
古公亶父也王季文王父季歷后稷事見虞書史
記堯封之有邰詩有思文之頌史記公劉能修后

稷之業大雅有公劉詩曰篤公劉匪居匪康于豳
斯館大王避狄之難去豳居岐而民從者如市故
緜之詩序謂文王之興本由太王皇矣稱王季曰
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稱太伯之至德謂三以天下讓而
民無得而稱觀美周之詩歌王季之事則泰伯之
讓王季之受不可以常道論亦聖人之事也紀年

孔叢子皆稱王季在武丁太乙帝乙之世有讓戎
狄之功作牧居程九命作伯其勤王家如此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孔子謂之至德雖存
商不取固已受天命矣大邦畏其力無敵於天下
也小邦懷其德安之也小大懷服撫方夏以受命
于天也大統未集商未可取而不取之也武王自
謂成文王之志則文王之不取武王之取皆從天
人之意當取而取實文王之意也有道曾孫見周
之世世修德以有道伐無道即所謂大正也無道
謂敗亂厥德於下暴殄天物謂狎侮五常害虐烝

民謂敢行暴虐逋逃淵藪謂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也仁人周之多士也以遏亂略勝殷遏劉也恭承天命華夏咸若也東征以綏士女伐商以安民也篚玄黃以昭周王鄉周之明迎王師也人心如許而猶望天之震動不敢有其德猶庶幾乎鬼神之助古人盡己盡物之際其已盡矣神羞事敗也濟民而弗之相亦神之恥也自既戊午武王敘克商事以克商後事繼告天事終言濟亂之政即武成之義也紂旅若林喻其盛也攻後以北商人自攻其上也杵兵之無刃者漂滅也濺血至於

染杵言反圖之力也舊說謂血流漂杵謂血可以浮杵而孟子之言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以至義伐不義何其血流之漂杵孟子以仁義說當世之主不以其辭害意後世不求其意未之思耳兵家蔚繚子稱武王不疲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見漂杵之非周也一戎衣甲冑之服不再舉也舊說觀政以爲十一年事伐商爲十三年事未之考也及政由舊不專乎改作也因箕子則釋之殺比干則表之商容不用則式其閭仁賢天下之表儀故武王先反之也鹿臺紂以

聚天下之財鉅橋紂以聚天下之粟散財發粟以賚天下百姓之所以悅服也聚者猶散其復反聚之邪散其積聚以還暴横之征代將來之賦始發而散非一日盡散之也大賚所及之廣見武成者皆是非專財穀之散商書所謂予其大賚汝者也鹿臺在朝歌城中鉅橋在洛州曲周縣列爵之五公侯伯子男也建官惟賢不以世也位事惟能不以回也官大官也事庶官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也五敎虞書五典也食政之本也喪祭事之大也四者國之大政不敢輕

也紂之夷居廢祀不迪王父母弟厚於積聚則皆
滅棄之矣重此四者亦反商之政也惇信明義順
天伐紂之事崇德報功建官分土之事信義立而
天下順功德報而天下懷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無
餘事矣反商由舊之政大賚垂拱之事自釋箕子
而下萬世通道紂失之而武王反之出而勝殷所
以爲武成也以垂拱之治終武成之書者亦偃武
修文之意云書序稱武王殺紂而書無一語第云
攻後以北則紂非武王之殺其死有由矣觀於桀
放紂死則湯武之放弒因乎天而順乎人桀紂罪

有淺深非湯武之所能為也漢儒信尚書今文謂
紂自殺武王親以黃鉞斬紂懸之大白之旗其說
太甚荀子稱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而進
誅紂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賈誼書曰紂將與武
王戰陳其卒伍左億右億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
以鄉紂走還寢廟鬬死棄其尸于王門之外民皆
進蹷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觀者搴帷提石之者
猶未肯止其言略與書合最可信觀商人之怨紂
雖欲如桀之放其可得乎邰漢斄縣今京兆武功
也邠州三水縣岐在鳳翔扶風縣程在京兆咸陽

縣

書古文訓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挍訂

書古文訓卷第八

永嘉薛　季宣

鴻范

惟十大弍禩王訪亐箕学丕卤[illegible]曰䌛虖箕学惟兲

会騭丁民昧叶手𡰥我弜知亓彝倫卣叙箕学卤

[illegible]曰我眷圣昝䡥垔㳄水汨敷亓乂行帝卤震怒

弜畀㳄范九𠃓彝倫卣殬䡥劓殛䒺俞卤𡈼興兲卤

錫俞㳄范九𠃓彝倫卣叙

十有三祀箕子之十三年也書序武王勝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春秋之法書以歸者皆強之也史記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弗臣武王固不敢臣箕子

矣未封之前猶有箕國箕國猶以商祀紀歲洪範
之主箕子以見其未始為臣也武王封于藩畿之
外蓋成其志耳先儒謂改周年為祀以存箕子于
商唐氏武德之元而稱隋之開皇可乎箕在太原
太谷縣朝鮮今高麗國也書云王訪箕子猶虞之
詢四岳即問于彼故謂之訪其書祀者亦訪箕子
之意訪對皆曰乃言者道之所在不敢輕也勝敵
得其父師能先師問以道武王所以大過人也箕
子之告道之所當傳也天之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又有以厚其生也彝倫天

常也代天而王所以序天常也五行在天地間最大且著生生之所賚也五物雖以賚人亦賚人以成水潤下者也由地中行則得其性爲隄防以捍其患豈水之性也哉鯀之陻之隄防之謂也今縣隄在大名平原安陽界以捍孟門兗州之水此鯀陻水之迹禹功始於壺口鑿孟門治梁岐以無事治之而成九載弗成之功其故非他鯀陻之而禹行之也近世河患最大而治之爲尤難皆鯀之術也以鯀而不成績用況下鯀者乎五行非一也堙洪水之汨五行何也水滔天而金木土火之用皆

厥繇一人之汩亂五行之所陳者因晉失其性矣彝倫之敘與斁在物性之正不正畀不畀在天人之順不順鯀殛而禹興也豈私也哉洪範大法也九疇九類也武王彝倫之問箕子洪範之告洪範所以敘彝倫也舊說天以龜書為賜非敢知也在易河圖洛書皆地之理龜龍之說無非鳥獸之文易象則然非畀禹之意也書言天錫天命多矣寧諄諄而命之乎如以龜書為天之畀禹九疇則古今之受畀者寡矣欲神聖人而流入於怪非君子之道也

初弌曰㐅行次弍曰敬甪㐅叓次弎曰農甪八政次亖曰叶甪㐅紀次㐅曰建甪皇極次六曰乂甪弎悳次七曰眀甪乩疑次八曰念甪歷数次九曰嚮甪㐅福甹甪六極

九疇其八言用五行不言用者五行天產之物非人之所能爲也其不言用待八者之用而五行用之也箕子論五行之汨亂汨作爲洪範之叙斁天生物而不能自用待人之財成輔相然後成其用爾亦叙也九疇賴以爲用亦所用以叙九疇也彝倫攸叙九疇之用盡矣九疇之叙始於五行萬物

之本也次以人事人治物者也次以邦政政理人
者也次以曆紀合天人之際也中建皇極九疇之
所由敘也次以三德德所以成道也次以稽疑人
謀盡而鬼神之情可見也次以庶證參天也次以
福極歸之天也
弌㐅行弌曰水弍曰火弎曰木亖曰金㐅曰土水曰
潤下火曰炎上木曰乚桌金曰刅革土爰稼嗇潤下
延鹹炎上延苦乚桌延酸刅革延辛稼嗇延甘
兲有五氣在物則爲五行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
穡爲五行之性於土猶言爰稼穡者食爲日用最

急土功之著者也因土性而施稼穡之事則凡地力之政五行之用必須人以成之也五味亦五行之性也有是性則有是味萬物之衆未有無其性者各隨所稟而偏得五行之性品味之所以不同也五行陳而洪範敘孰有不待五行而生且成者

弍㐅叓弌曰皃弍曰言弎曰眎三曰聽㐅曰息皃曰龔言曰刅眎曰明聽曰聰息曰睿龔作肅刅迮乂明迮晣聰迮惎睿迮聖

五事人之性也其用以敬爲主敬於五者則無不敬矣貌莊曰恭言順曰從視遠曰明聽德曰聰思

誠曰睿果能此道矣施之於事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悖矣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謀至於大而化之則君子之道盡矣惟聖人爲能踐形率性之謂也君子敬以直内所以率性也性之不率不敬敗之也敬之則五者之用可以入於聖人之道不敬則五者逐物而失其所以爲人禮毋不敬盡矣

弍八政弌曰食弍曰貨弎曰祀三曰司空亖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賔八曰師

八政養人之具也食以養生貨以懋通祀以崇本

工以利用數以建德刑以儆戒賓以接物師以禦
亂八政以農爲用農勤於本業也八政之於天下
不可一日無者居之無倦則八政修而人事盡矣
食貨祀賓師五者皆徒言政司空司徒司寇則言
其官而居賓祀之閒者五事分職蓋非一官若治
百工修刑德三卿之任不專則不及於農用矣賓
禮用之接物師旅用以禦亂六事已治而後從之
者也食貨祀之先於官者禮義生於富足生生知
本而後政可爲也後世所以理國弊弊焉疲於食
貨之政理財之任顧爲專官而不思古者井牧其

田四民異業人有常產邦有常度食貨之用其積無窮不究食貨之源而責難於人宜與古不同也

三㐅紀弌曰歲弍曰月弎曰日亖曰星辰㐅曰厤數五紀天道以紀人事合乎天道爲協五紀之用是故積辰爲日積日爲月積月爲歲厤數紀日月之度以授人時者也歲星十二歲而歷十二次故以紀歲月三旬而一虧盈故以紀月日一日而一出入故以紀日星五星也辰經星也星辰錯行日百刻而十有二次故曰十二辰六十時也厤數數往知

來明天道而授人時者人之所以及時而奉天也

五皇極皇建亓ナ極斂旹五福用尃錫氒庶民惟旹氒庶民亐女極錫女保極凡氒庶民亡ナ淫朋人亡ナ比悳惟皇迮極凡氒庶民ナ繇ナ為ナ守女則念之弗叶亐極弗罹亐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逌好悳女則錫之福旹人斯亓惟皇之極亡虐惸獨而畏高明人之ナ能ナ為使羞亓行而邦亓昌凡氒正人既富方穀女弗能使ナ好亐而家旹人斯亓辜亐亓亡好悳女雖錫之福亓迮女用咎毋偏毋頗遵王之誼毋ナ迮好遵王之衜毋ナ迮亞遵王之路毋偏

毋淢王衜蕩蕩毋鄙毋偏王衜平平毋反毋仄王衜正直會亓𠂇極歸亓𠂇極曰皇極业旉言是彝是訓亐帝亓訓凡厥庶民極业旉言是訓是行㠯近兲孚业光曰兲孚𢀳民父母㠯爲兲丅王

五中數也皇極大中也大中待人而建人極待皇極而建也惟大可以建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建中而五福具矣敷錫庶民人人有是中也各設乃中能者養之以福也淫朋比德逐物而害中者也無逐物之害大中未始不建凡其所由所爲所守動而不忘中也乃執中之道也咎失中之害也中

不可以無方執也體中盡變而不可以中議亦無
失中之害此君子之時中而可以大受者大受建
極之本聖人之事也而汝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汝正容而定辭曰我之
好是德也必能養以有福是人蓋知德而極可見
惸獨之虐高明之畏徇物而遷者也通乎中極之
道明乎一貫之理合己與物不貳其行而何惸獨
之虐高明之畏人能行之進乎是道以合內外則
身修而天下國家可治也富足也穀實也內足而
後有充實之美正人之業必自修始也身不行道

不行於妻子咎惟自迮雖有受中之福不能不敗以取禍矣偏頗也偏黨也反仄也作好作惡也皆害於中者去其害而中道立王義也王道也王路也皆中之著也遵循也蕩蕩大也平平坦也正直無邪曲之見也在易復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端不可見一陽反乎六陰之下故天心可得而見夫害則中不可見去其害則中道立矣會其有極建中也歸其有極時中之謂也皇極本不可道可道蓋敷言也敷言皇極之道見之修道之敎天道至敎不過是也庶民是訓是行則爲

以道事君可以近天子之耿光用是子民所以王天下也君臣交修蓋此道也中天下之大本也和天下達道也天子庶人是人莫不有極也建極之道必先大受大受君子之事也夫大受者不可小知小知極中之害也

六三悳弍曰正臬弍曰信亨弍曰柔亨彑康正臬彊弜友信亨燮友柔亨沈潛信亨高明柔亨惟侯廷福惟辟廷畏惟侯玉食臣亡ナ廷福廷畏玉食臣业ナ廷福廷畏玉食亓害亐而家凶亐而或人用仄頗辟民用朁忒

三德治道之所出也又用三德自治而後人可治也正直中行也剛強也柔順也強不順者理之以剛和而順者理之以柔各循其性而正之強者塞順者立則剛柔之性皆可以成正悳矣友順也燮和也沈潛柔道也高明剛道也因其成德之性加之以剛柔相濟則平康正直之道矣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平康之謂也君法天而德剛臣法地而德柔乾剛坤柔平康正直之謂庶民是則是效者也作福作威君法天之動也君之玉食貴賤之有等也臣之作福作威不法乎地之順也臣之玉

食不循乎貴賤之位也臣而不循乎柔順之道越
其貴賤之等下觀而化曾何觀乎平康正直之道
淪乎邪放而習乎僭差民不可得而治此大亂之
道也治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心正意誠則身修
而德至乾剛坤柔之義無所往而不準矣故曰平
康正直

七乩疑擇建立卜筮人卣命卜筮曰用曰涊曰蒙曰
圛曰亨曰貞曰𠭋凡七卜叒占用弍衍忒立旹人徃
卜筮弍人占則从弍人㞢言女則ナ大疑惎及卣心
惎及卿士惎及㞃人惎及卜筮女則从龜从筮从卿

士从庶民从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女則从龜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龜从筮从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龜从筮从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从龜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內吉逆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龜筮之作所以決人之疑也然疑非明者無以決之明者非明人事而已又當明於天地之道鬼神之情而後疑可決也故曰明用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待其言以占者非明於天之道通於人之理而察於物之象則何以知鬼神之情論從違之際易

比之繫曰比吉原筮元永貞擇人而建卜筮之元
也潤澤曰雨清明曰霽陰晤曰蒙三者以其色占
之卦爲驛本卦爲克二者以其兆占皆龜卜之象
内卦曰貞外卦曰悔二者易筮之象非此七者而
復支離繫衍其論爲差忒於龜不足用也金縢三
龜一習吉此三人之占見於經者謀於鬼神之道
不可必也立卜筮之人三人占而用其二以多者
爲信也決稽之道先稽於心而決謀之大臣次謀
之衆人後用龜筮決之五者不期而同謂之大同
故占身則身安占子孫則逢吉三從二違皆謂之

吉從多而違小也三違二從則從小而違多矣故於國中之事爲吉援乎境外爲凶龜筮違人是鬼神之不從也作凶靜吉不可以有爲者吉凶悔吝皆生乎動也古人有疑而後謀之卜筮不疑則不卜矣用事之卜不敢必之於人也謀及卜筮是聽於鬼神者也鬼神猶聽而況於人乎人從而龜筮違不敢爲也謀於茫昧杳冥之際瀆之則不敬矣不必於人而後鬼神之聽不從又何卜乎古人之於鬼神其已嚴矣命卜筮者令蓍龜以卜筮之意而後鑚揲之也卜筮以從多爲吉離心之謀不參

於衆聖人捨己從人之際無乎不之用矣

八𠪚政曰雨曰暘曰灹曰寒曰風曰旹五者來葡各吕亓敘𠪚屮番庑弌極葡凶弌極亡凶曰休徵曰肅旹雨𦖞曰乂旹暘𦖞曰晢旹灹𦖞曰惎旹寒𦖞曰聖旹風𦖞曰咎徵曰狂亙雨𦖞曰朁亙暘𦖞曰悆亙灹𦖞曰急亙寒𦖞曰蒙亙風𦖞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旹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旹旡易百穀用弜成乂用昏弜明畯民用微家用弜寍𠪚民惟星星ナ好風星ナ好雨日月㞢行則ナ冬ナ夏月㞢刅星則吕風雨

庶徵天道也天道高高而在上若無與於人者人事之感天輒應之天人異道而同心不可知也一氣之動疾如影響天人之際其可以致詰乎蓋天得一以清人得一以靈惟德動天隨其凶吉而應非天諄諄之命天人本一道爾聖人謂天道遠人道邇修其在我足以應天人事不修天道亦違人矣存畏天之念用之於人事未嘗須臾離則貞一之道也念用庶證言不可忘也洪範次庶證於九疇之八亦本之人事耳一極備凶違天也一極無凶順天也順天而休徵應五者不失其時雖百草

猶賴以蕃人復何凶之有不能此也咎徵應之五
者亢而爲常萬物罹惟其凶害備凶之驗亦隨人事
而巳是故離之則五合之則一得之亦一失之亦
一五者來備之說一其本也惟狂克念作聖惟聖
罔念作狂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此庶徵之來聖
人不忘於一念之頃也肅乂哲謀聖五者人事之至
故其應爲雨暘燠寒風時狂僭豫急蒙五者人道
之戾故其應爲五徵之恒人爲之而天順之其要
非他一氣之動而巳狂不肅也僭不遜也豫怠也
急峻也蒙昏也五事不極不足以得天之時五咎

不極不足以得凶之恒世主不知戒於天災求休徵於俄忽之頃夫人尚不能感而況於天乎王省惟歲大綱也歲會也卿士惟月紀綱也月要也師尹惟日庶事也日計也上下相維小大相承天道應之而四時和歲功成庶績咸熙民變時雍天不言而四時行惟不失其倫爾修身之教王者所以明民也師尹庶官之長修庶職以聽於六官者上逼下爲侵官下援上爲躐職侵官躐職何獨在官者失職而怠於事人之精力有限將不給於視聽百度不舉其民化而入於頽僻之域天時不順則

災害從之矣臯陶之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歲月日時之既易也庶民惟星星衆而亦著象於天者也天上箕宿主風畢宿主雨故月離畢而雨滂沱月離箕而風揚沙此言庶民之情不可不察日月行乎星次皆有常度日行南道而冬至行北道而夏至日月歲十二會爲十二月之合朔王官之治民事當如是也月從星之風雨民之好惡非卿士無以達之於上而宣之於下維綱月計是皆卿士之職有冬有夏其王綱之歲計乎洪範極言天徵諸人天人之際盡矣合五事五紀

有稽乎庶證察乎天人之際所以一天人也

九五福弌曰壽弍曰富弎曰康寍三曰卣孖悳五曰丂只命六極弌曰凶短折弍曰疾弎曰憂三曰貧五曰亞六曰弱

五福人之所向六極人之所畏然一繫乎天道非人之所能為也因人之所向而使之向之因人之所畏而以之威之修其在人不敢取必於天洪範所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庶徵尚可以人事驗福極天道之至可以畏向而不可測知者人之所向向之其所畏畏之吉凶由人天道其不遠矣洪

範次於九疇之後爲知天道矣雖然皇極之敷言
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五福在
人固有之矣安仁者壽知足者富守道者寧率性
好德明哲保身而考終命五福惟人之所向由皇
極之建耳傷生者夭極情者疾撥患者憂妄用者
貧敗度者惡喪守者弱六極可畏亦皆自取之耳
天道在上而不可見惟人之所向畏因其天材之
篤雖未可必得之多矣君子言天道而一本諸人
事心天君也一正心而天道至矣皇建有極而備
五福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天道昭昭其要在人而

巳漢陰陽家以九疇五行配合天地之數雖有稽
於易象九章之作豈直數之陳乎牽合之文自有
不能通者矣

㫃敖

惟亯商遂遃衜亐九𡰥八蠻卤㫃厎貢氒敖大𠈃𠧟
㢟㫃敖用訔亐王曰緋虖明王眘悳三𡰥咸賔亡ナ
遠迩畢獻匚物惟𦨖食器用王𠧟昭悳之致亐異姓
㞢𡉚亡替氒𦨖分珤玉亐柏叔之或旹庸展親人弗
易物惟悳亓物悳盛弗狎侮狎侮君子㒺㠯盡人心
狎侮小人㒺㠯盡亓力弗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

悳玩物喪志志㠯衜寍言㠯衜接弜𢦏亡森害ナ森玒乃成弜貴異物戔用物民乃足犬象非亓土性弜畜珍禽奇嘼弜育亐或弜珤遠物則遠人𢦏所珤惟臤則迩人安烏虖夙夜宓或弜勤弜矜細行矣絫大悳爲山九刃玒虧弌簣允迪丝生民呆氒凥惟乃丗王

旅陳也春秋傳曰庭實旅百敖犬高四尺者九夷東夷之國八蠻南蠻之國武王克商之後莫不厎屬而通貢道於周獨言蠻夷舉其略耳西方絕國以獒陳獻太保召公因獒陳訓故即以名篇明王

言古之賢君慎德自修也賢君自修而四夷賓服無遠無近底貢方土之物非求之也懷德而來也服食器用爲適用於人者不適於用亦不之貢示之好惡雖四夷之遠亦知實之務矣分異姓以明王德所致使之世修貢職不居戎狄之後以寶玉

●頒之同姓不敢私也用示親親之恩共守先王之寶爾周之分器見於傳者若魯之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衛之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皆展陳者陳肅慎之貢矢昭德之致也夫器待人而重人以德守之非其人而有是器其不緣器

而重也決矣盛德之主其不狎侮人者玩人喪德知慎德之道也君子之玩百姓何觀所以失遠近之心小人之玩怨怒作矣而何力之能盡非徒此也志玩乎物亦將逐物而失本心矣志非道則不安言非道則不接定志接物而不離於道德之至也天之生物也有數人之爲力也有限作無益以害有益貴異物而賤用物則民遷於末作心力用之而分於此不爲則功成而民用足矣犬馬非土性不育珍禽奇獸不育於國皆失其性而無益也遠夷貪利之國也與之爭利則遠夷慮患而不服

不寶遠夷之物所以懷德而來邇人待上而安所以安之尊賢而已賢尊敎明而衆修其行近者悦而遠者來矣夙夜之勤勤於德也一行虧而百行隳勿以小惡爲無傷也九仞之山而乏一簣之土不足於九仞猶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矣誠順玆道所以安民而世有天下遠物非所貴也功成之主自以得之之易往往悉力於遠充其好大喜功之心遠物之來乃所以啓之也周之昭穆秦之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煬帝唐太宗明皇皆由此作有天下者之大戒也太保因西旅獻獒而

陳慎德之訓及於分器之說至於犬馬禽獸之不育於國終以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則遠人格而邇人安遂謂九仞之山少一簣而功虧以戒持盈明進德之罔小是乃萬世守成之法豈一時之作乎其戒武王則然況不及武王者

金縢

旡亯商弍秊王ナ豲弖悆弍公曰我亓爲王敎卜周公曰未可㠯慼我先王公乃自㠯爲珍爲弎壇同墠爲壇亐峚匚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彣王史乃笧祝曰惟尒元孫某冓厲虐豲若尒弎

王是丆丕子业責亏天吕旦代某业身予忎若丂耐
㢁材㢁蓺耐𡕝䰟䰠迺元孫弜若旦㢁材㢁蓺弜耐
𡕝䰟䰠迺命亏帝庭尃右亖匚用耐定介子孫亏丅
墬亖匚业民亡弜祗畏烏虖亡隊天业夅琛命我先
王亦永又依歸今我即命亏元龜介业許我我亓吕
辟與珪歸竢介命介弜許我我迺屏辟與珪迺卜弎
龜弌習吉启籥見書迺并是吉公曰體王亓亡害予
小子新命亏弎王惟永終是圖丝攸竢耐念予弌人
公歸迺內冊亏金縢业匱中王翌日迺瘳

金縢鐍鑰也占書論天道而不及人事不可以訓

故先王祕藏於金縢之匱不以示人周人發匱而
占并藏其冊於匱是爲卜占故事非有意於藏也
書敘謂金縢周公之作以冊言也克商後二年武
王之十三年或十五年也悆古愈字有疾而不時
愈諸公所以懼而圖卜也二公太師太公太保召
公也穆敬也周公謂未可慼我先王不可徒卜也
不與二公同事即自以爲功也墠壇域也辟以禮
神珪以自執自立於南方北面則三王之壇在北
也冊簡書也史讀冊者也祝以告神元孫蓋嫡孫
也某武王名不稱發者臣不可以名其君於冊而

亦不敢没之於廟古人之忠敬也遘遇也厲虐危
殆也丕子長子之大也謂天將取三王長大之子
則周公固可以代武王也予仁若考言年德之俱
至又多材能技藝乃元孫將不給於鬼神之事既
受天命以安天下盛德之至可以世王下土傳爾
三王之後疾之危殆人心懼矣周公自以年德材
藝所以事神賢於武王武王曾無四者之賢不可
以共臣僕之事然其盛德之至天下賴以安集此
無周公可也武王不可無也武王而死則周之為
周未可知也天之降命既縁武王而墜則三王之

祀亦無主矣孔子謂多能爲鄙事不貴周公之材周公自以材藝賢於武王亦此意也卜之命龜謀鬼神之道也其以辟珪俟命吉凶爲可信也屏珪辟而藏之亦不遑寧處也三龜三人占之也一習二龜之兆同也二龜之兆同吉其一未辨啓鑰占驗則二兆皆吉矣周禮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周公觀體則知王之無害且三王命龜之意亦不以周公代之直欲君臣共爲永圖以終周道故退而俟命知三王之顧念武王而待其有瘳耳納冊匱中并占書藏之耳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

其吉凶觀周公之作金縢爲與於天地鬼神之道矣知壽夭之不貳知至誠之感神不言命而誠是求不愛身而愛天下精誠之至天道順之王卒有瘳爲自作元命矣後世未究於精誠之學動輒委諸天命人道不至其何以知天乎金縢惻怛之爲周公眞知天也

武王死𠷎管竿及亓羣弟𠧟沠𠳋於或曰公將弜秎𥦗孺學周公𠧟告弍公曰𢦏㞢弜辟𢦏亡㠯告𢦏先王周公𡨄東弍季㓶辠人所𣁋于後公𠧟爲詒吕台王名㞢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𩚢未穫𠀘大

霝霮吕風禾盡匽大木所拔凿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吕启金縢㞢書卣尋周公所自吕為珍代武王㞢說弌公及王卣問彮史與百執𠭊對曰佀惪公命我勿敢𢀖𢀖王執書吕泣曰亓勿有卜䜌公勤㥶王冡惟予沖人弜及知今𡗝𨔝䁣吕彰周公㞢悳惟朕小学亓親𨒪我𢦔冡礼亦𡧢㞢王出郊𡗝卣雨反風禾𠟭盡起弌公命凿人凡大木所匽盡起而𥁕㞢𢧢𠟭大𥝀

管叔鮮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所謂三監也殷之舊都跨河南北武王殺紂立武庚分三

叔以監殷民故謂之三監管今鄭州管城縣蔡蔡州上蔡縣霍晉州霍邑縣三叔爲方伯連帥所以監諸侯者黄帝置左右監監於萬國於周爲二伯之任而九州之牧亦爲之監周官所謂建其監也舊說三監謂邶鄘衛而管蔡武庚尹之以金縢考之蓋皆叛於所封不在武庚之所也霍在冀州則霍叔冀牧周穎湛爲荆川蔡在汝濆則蔡叔荆牧波溠爲豫浸則管叔豫牧也溠今在蔡水水經作沙晉蔡其故道至義陵入淮武王崩而成王幼周公攝政古之道也三監謂周公將害孺子蓋欲激

其所監殷民與之爲亂其挾武庚而動正可知也
成王方惑流言之聽周公遂爲東征以京師付二
公與周大夫無王室之憂矣王不已知而猶不憂
王室則周之王官皆極一時之選流言之惑其能
久乎周公自謂不親行法則無以見先王東方之
憂不可忽也居東三年而後克成王亦知前日之
過其平東諸侯寧王室非以力服人也罪人斯得
脅從亦不治矣鴟鴞之詩曰鴟鴞鴟鴞旣取我子
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

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詩序以爲周公救亂之作求之所書蓋東征之後也東征之後而猶以詩救亂王心未正則亂生猶未巳也鴟鴞惡鳥也旣取我子以語前日之亂無毀我室懼亂生之轉甚也念鬻子之勤閔則思保後之計未陰雨而塗牖戶爲備之有素矣然猶或敢侮慢況無室乎今我手之拘攣以有捋荼之苦蓄租之勞口病而不得言其故何也無室家之故爾譬之於鳥羽毛之顦顇可憐者必其巢

爲風雨之敗嘵嘵之叫豈得巳耶然則所謂室家
蓋歸宿之地也成王未知圖安之道故託言前日
之亂而救之於未然夫浮議之能動人以人心之
無立也室家成矣何風雨之患耶惡鳥之戕亦無
自而來矣誚責也未敢誚公疑之而未決也雖於
公無責言之失然終不能釋然也疑而能詳復如
此豈有不明之事居東未復實有待乎王之自悟
二公素知周公之事而未可以口舌辨故因天災
之至以禮導王穆卜發金縢而得周公之策則王
之心固巳感動諸史百官又謂周公令勿以告則

周公之至爲不得已於攝王之政矣二公與周大夫初不以周公之素告王必使王之自悟古人致君之道豈徒爲朝夕之計哉周公居東而不疑是亦伊尹放王之道也成王執書以泣感之至矣懼災而卜知其所以動天則不卜而知懼古人之於卜筮其不苟也如此新逆所以迎周公者不敢用前日之意我國家謂朝廷之禮也遣使迎公而王出郊以送所謂禮亦宜之者也反風風之應可以言天道矣反風世有之矣偃禾之起蓋未之聞也大木所拔亦言禾也木偃之禾而築之亦熟三公輔

相之際曲成天意之所存矣周公初作金縢之策烏知後有流言之事成王見災而懼亦豈有意金縢之説精誠之感若合符契天之變見諄諄應之至誠感神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天地感動於積年之後豈不昭昭矣乎成王幼未有知其能見災而懼一覩周公之策立知天意所在爲之罷卜即日至郊周公所以悟王二公所以輔導成德之至其視流言惑亂之日遠矣世之論致君者皆取於伊周之道顧以爲諱而卒不能成君德性之所長付之無可柰何蓋亦不思耳矣孟子以吾君不能謂

之賊其知伊周之道乎周公故邑皆在鳳翔天興

縣

大鼎

王若曰繇大鼎介乃啚遜介馭𡈼𢀜弔𢍏夆创亐𢦏

家𢀜少延𣶒惟𢦏幼沖人㝷亡畺大厤舟𢀜䑢喆廸

民康弜曰亓大耐𢦔知𢍏命巳于惟小學若𢍏圂水

予惟䢔求𦣞卣溓專貴專𢍏人𠭥命丝𢀜忘大彡子

𢀜𢿌閉亐𢍏夆𠷎㓝盍王𨘢𢦏大珏㲋聚𢍏𣌭即命

曰大大𦒻亐鹵土鹵土人亦𢀜彭遜丝𢧵殿小塓𡿡

𢿌紀亓叙𢍏夆𠷎知𢦏𢧵大㫺民𢀜康曰于復反鄙

戜周峕今𢧵今翌日民獻ナ十夫予翊㠯亏敉寍武
圖𢀩戜ナ大叓休朕卜并吉𨽻予告戜友峕君戉尹
氏庻士馭叓曰予㝵吉卜予惟㠯介庻峕亏伐殷逋
𢻱臣介庻峕君戉庻士馭叓亡弗反曰囏大民弗彭
亦惟圣王宮峕君室粵予小學亏翌弗可延王害弗
蔑卜𨽻予沖人𠂢㤅囏曰緜虖允𢧵𥄎寡哀才予艁
兲役遺大投囏亏朕身粵予沖人弗卬自卹誼介峕
君粵介多士尹氏馭叓綏予曰亡毖亏卹弗可弗成
𠧟寍考圖𢀩巳予惟小學弗敢替上帝命兲休亏寍
王興戜小峕周寍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兲亓相

民𢿌亦惟卜用綏厥𠬝明畏弜𢦒丕丕基

綏若也大告布告也庶士多士諸臣也尹氏師尹之官也大告諸侯并其臣下即名篇之義也弗弔不至也降割大創也不少延洪武王之年此天道不至而降喪于周也已發語辭沖幼也幼沖人成王自稱無疆歷服天之歷數也不至哲順未知所以安民況王命之難知其何以知之也是故恐若涉淵將求康濟之道厚自修飾以大先王受命之功武王之喪不可揜也寧王武王號下所謂寧武寧考寧人者皆武王也武王繼天命而受命卜子

孫之祚命有將作難于東國者而西土之人亦有不靜此言武庚之亂三監將趣和之武王已知其然無能爲也西土周也由東國言之也蠢動也腆厚也今日之亂果符於武王之卜以武庚之不厚乃敢紀殷之敘者因我國有大禍民不寧處乃曰我將復起反以周爲鄙暴之國動之明日民之賢者乃有十人賛我以撫圖寧王之功大事指言用兵卜之并吉謂十人之謀而卜之亦吉也以此決志告諸侯以東討彼殷之逋逃播越之人臣豈能出我所卜而爾多方反以爲難之大民之不靜

謂自我出我當考求自敬不可加兵於彼反以我
卜爲妄而爲何不違之武王猶前卜知殷難之興
今豈不能卜知其敗故我長思此亂鰥寡遭之爲
可哀役由天討而興實惟以天以是患遺我我猶
不我自恤在爾庶邦之義當以無恤安我而勉我
以武王之事今我不敢廢天之命役不可已且天
眷佑先王起小邦而有天下亦惟卜之受命天今
佑民以討殷亂況亦命於吉卜豈非天威明著輔
我之大業者用之征伐豈不宜哉武庚亂而征之
固其宜也大誥之作首言龜卜之驗似非征討之

義茲實周公用兵深意固加詳也武庚之亂自武
王之卜而世固已知之武庚之用其民亦以是卜
爲證周公明前卜之驗申今卜之可信以此動衆
固所以用之也聖人之兵固有必勝之道隨機應
變亦人情而已也救撫也畀畏也恤憂也予小子
王者在喪之稱也害何也卬我也
王曰尒惟舊人尒丕亯遠省尒知寍王若勤才亥閟
毖我咸功所予弜敢弜極卒寍王圖事緜予大僞誘
我友啚商亥棐忱𧦝亓丂我民予害亓弜亏𣱵寍人
圖攻卣只亥亦惟用勤毖我民若疒䆸予害敢弜亏

歬寍人卣乖休威

舊人謂其嘗事武王旣爲舊人宜有遠見先王之勤勞事當備知之天道之不可推者謂之閉武庚之亂非周之所宜有所謂閉也夫天之閉欲使我知畏而有成功之地則我何可不卒先王之業今誘多方而不用威罰實以大化使之天輔我誠必考於民而後我聽天之勤畏我衆亦若人之有疾吾爲先王之世其可不虞天意終畢先王之功以此感動舊人將以動其心耳大化之誘能加此乎閟閉也棐輔也忱誠也周書自大誥後一篇之内

而屢稱曰王者申言之也

王曰若昔朕亓逝朕言艱日思若丂作室旡厎灋氒
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氒父菑氒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氒丂翼亓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害敢弗越卬敉
寍王大命若兄丂乃有友伐氒子民養亓勸弗救

昔昨也如昨之意其行已久由日思艱大之言故
爲反覆詳究譬父作室已有成算而子堂之不建
室將安結又如耕作子猶播之不繼況成而穫父
之敬謀田宅其肯自謂子孫將無棄此基業以此
當知先王所以望吾子孫之意不可不及吾身撫

先王之大命終畢其功且父兄之友朋攻伐父兄之子爲之臣隸將以父兄之故勸其伐而不救其子乎抑以父兄之故而其子之云救乎此以武王辟諸父兄成王爲父兄之子諸侯爲父兄臣隸商人爲父兄之友喻以天倫之義以解諸侯之惑則周公之征伐武王之效命皆所當務不可得而已者構結架也菑耕治也播下種也穫收刈也

王曰緐虖繇才亣屢畗鬲戔亣馭𠦪爽畗縣㦬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戔亾棐忱亣皆宄敵易金𡗗今亾夅猷亏周畗惟大𤔲人𨑢从胥伐亏乒室亣亦弜知

兲命弜易予𠦒𢗀曰兲惟𠷒殷若嗇夫子害敔弜冬
𦨖晦兲亦惟休亐歬寍人子害亓極卜敔弜亐从衛
寍人𠂇指疊土矤今卜并吉𦤎𦨖𨒪吕尒東延兲命
弜替卜敶惟若丝

肆恣也肆哉以諸侯之論爲恣而非法也爽明也
明國有賢乃有十夫能知天意所在豈非天輔我
誠爾亦何敢慢天之法令周有大災害彼大作難
之人與其強鄰共伐爾室爾亦安得不知是事且
天命之不可易我永思之天將以我治殷如農夫
之去莠則何敢不終我畝天之寵我寧王則有元

龜之兆在我安能窮此卜事既爲天之休命其敢不從以循前人撫疆域之所至況今卜之又吉故東征而不疑天命無有僭差卜之所陳如此觀於先王之卜可以決知今卜之驗前卜之信今卜豈不信乎卜之所陳蓋天降命云爾三監之起此王法之當誅而不可緩者觀於大誥之語蓋周公東征而諸侯不以爲善寧以天下久苦紂亂厭於用兵以爲武庚無能賴三監爲之助觀周室之仁義謂可修敬而服是乃習於仁義之說不通其變周公自以我之不辟不可以告我先王則其東征之

初衆人固不識矣以大誥之哀念鰥寡不卬自恤
東征之役其可緩邪大誥以卜明民而斷以十夫
予翼十夫素爲天下信其一時之望乎

敚孚㞢命

王若曰繇殷王元孚惟乩古宗悳爲臤統承先王攸
亓礼物從賓亏王家與戜咸休永世亡窮繇虖𠧧祖
成湯亨𠙽聖廣困皇天眷右㢟受氒命攷民吕寬除
亓衺虐珍加亏旹悳乖後裔尒惟踐攸氒繇舊大令
昚恪昚亨孝肅龔神人予嘉𠧧悳曰竺亡忘上帝旹
歆丅民祗叶𠶷建尒亏上公尹丝東夏欽才𨓏尃𠧧

訔尖合㠯舟龠衛繇箕嵩呂蕃王室弘㠯劉租律㠯ナ
民鼎婺耳位毗子弋人㞢㞢言㥁万畄延式畀菽ナ周
亡數屏庠逴才惟休亡替朕龠

元子、嫡子也稱之子賜之命謂宜爲殷後也微子爲商世嫡固矣紂已越次而立代殷之治不可易也故因武庚之叛更封殷後以正商祀先王之於前代已然之事其不好爲異論如此崇德尊義也象賢繼世也考古崇德之意故傳後以象前人之賢先王國雖已亡猶世其統使修治其禮樂而無廢墜於後萬世得以有考天子待以容禮不敢臣

尔生

也國不廢絶先王之後而先王之禮樂不失其傳與國咸休俱有無窮之美也不名微子亦不臣之義也齊一也淵深也齊聖廣淵湯以此德格天而受命者行其寬政除夏桀之邪虐功見於當時德流於後世者爾能修行其道休美夙聞恭謹全身克終孝道齋以祀神敬以臨下故我謂爾之德篤而不已可以享上帝可以和庶民故命爾爲上公正此東方之國訓以施敎汝賢宜布此論服命建官之事不可輕者循典常以修乃政所以懋王室之治進乎成湯之道安國治民之本也身安國治

而後可以毗助王化後世仰爾之德天下惟爾之法而王室賴以無厭此我命爾以休美之道不可易也武庚初誅而立微子於宋成王周公急於存商如此微子之命初無一語及於商亡與武庚之所以誅其論成湯亦不言代桀之事重傷微子之意可謂慎矣告戒之語緩不迫切可以想知微子之德先王不臣之禮矣書序命微子代殷後商之亡也微子固不立當微子之去商　人知商之滅武庚之立固其理也求於商書去商之始微子固以存商自任父師之告亦以商祀責諸武庚之亡

卒爲商後古人慮事之遠出處之際未易輕論其德爲可知也初武庚之立仍居朝歌微子更封宋公其國在應天府宋城縣亦商故地亳都之圻内也

書古文訓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挍訂